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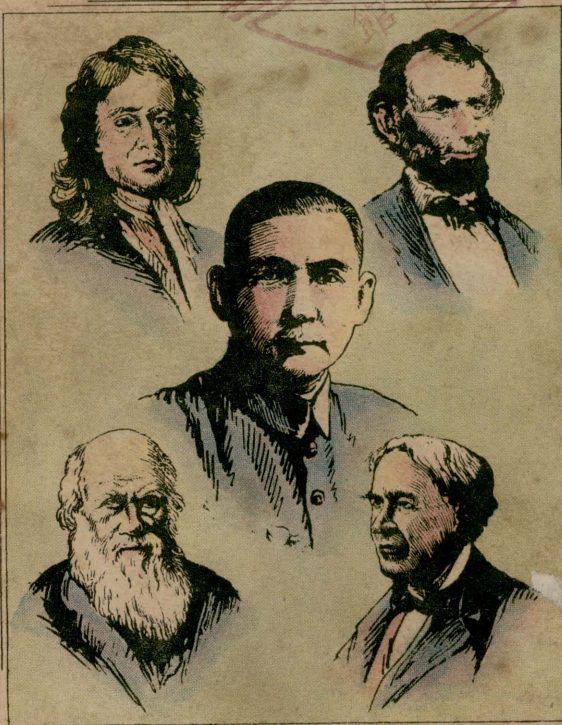
小學生文庫

第一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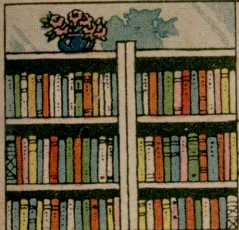
(傳記類)

郭子儀

孫毓修 著 陳信如 編

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08 0851B

小學生文庫

第一集

(傳記類)

郭

孫毓修著
陳倩如改編

子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儀



~~131054~~

121054

~~1063551~~

編
輯
人

王雲五
徐應昶
周建人
宗亮寰
沈百英
沈秉廉
黃紹緒
蘇繼廡
趙景源
般佩斯
主編
主編

郭子儀

目次

郭子儀的第一功·····	一
收復兩京·····	八
魚朝恩的阻阨·····	一四
經營河東·····	二〇
留守長安·····	二一
單騎退敵·····	二四
郭子儀的晚年·····	三一
遺事·····	三五

郭子儀

▲郭子儀的第一功

我國聲威遠震於外國的，要算漢唐兩朝；尤其是唐朝。唐太宗東征西討，北至蒙古，南至安南，東至遼東，西至青海；唐朝以前的東夷、北狄、西戎、南蠻，向來爲患中國的，都一一收服，做了藩屬。唐朝便就他們的部落，列置州縣，以他們的首領爲都督刺史。到玄宗時候，直接歸中國統治的，有三百二十一州；間接受羈縻的，有八百五十六州，置十節度，經略使，以備邊患，中外一家，到這時候可謂極盛。但是蠻夷戎狄之人，往來無阻，因此被他們窺見中國的內容，引起他們的野心，於是唐朝中葉的禍亂，便從此發生了。恰巧在這時應運而生了一個人，中國人民因此得免亡國滅種的慘禍。這人是誰？便是郭子儀。

郭子儀字子儀，是現在的陝西華縣人（唐朝時候爲華州鄭縣。）身長七尺二寸，體貌秀偉。他少年時曾犯了法，應處死刑。詩人李白（字太白，四川綿州人，詩與杜甫齊名，世稱李杜）遊過并州，遇着他，他並不相識，但因爲郭子儀的相貌清奇，知道他必是一個非常的人物，便特地設法營救他，得以免死。李白是一個書生，竟能認識一個未出色的英雄，實是郭子儀生平第一知己了。後來李白因爲和王璘交好，王璘反叛，朝廷將殺李白，那時郭子儀已經貴顯了，情願自己免官，代他贖罪，李白的罪因此得以減輕。知己之恩，得便卽報，這便是英雄本色了。

郭子儀少時以武舉起家，做天德軍使兼九原太守。那時，他的年歲已在四十左右，而天下太平，四方無事。英雄無用武之地，所以也沒有什麼表現，不過爲國家守邊罷了。天寶十四年（玄宗在位之第四十三年）安祿山（唐時營州柳城的胡人，初名阿鞞山，又作軋鞞山，從母嫁安氏，便冒姓安，又改名



救李

李 白 救 郭 子 儀

祿山。玄宗時爲平盧范陽河東節度使，厚結楊貴妃，寵信無比。天寶末年，舉兵反叛，陷洛陽，逼長安，稱燕帝，玄宗逃到蜀地，後來被他的兒子慶緒所殺。在范陽造反，（范陽是現在河北省涿縣）這便是郭子儀立功的機會。

唐朝從高祖統一以後，直到那時因爲太平的日子長久了，所以大家都不知道用兵是什麼一回事。重要的地方也沒有什麼軍事設備，因此安祿山造反，河北的各州縣，便都失陷了。不到四個月工夫，玄宗皇帝逃避入蜀，東西兩京失守，天下大亂。但當玄宗出亡蜀中的時候，正是郭子儀在河北立功的日子。假使當時玄宗慢些出走，時局也許要比較容易收拾些。這都是當時交通阻滯，消息不靈的緣故。若在現在的時候，電信飛馳，消息可以頃刻相傳，千里可以朝發夕至，那就不至於這樣了。

當安祿山初叛的時候，黃河流域的官吏，沒有一個不開門迎降。起兵討賊的，祇有顏真卿和顏杲卿兩個人。那時郭子儀在九原太守任上，朝命授他

爲朔方節度使，率軍東討。先是郭子儀和李光弼都在安思順的部下充當牙門都將，二人素來不合，雖同在一桌吃飯，常不交一言。及至郭子儀驟然問蒙朝廷大用，李光弼心中駭怕，便進去見他道：「我死固然很甘心，但請求你赦免了我的妻子，可以嗎？」郭子儀急忙和他持抱上堂，流着淚道：「現在國家亂得這樣，若沒有你的幫助，我也不能東伐，這那裏是懷私忿的時候？」他握住李光弼的手，相向而拜。又推薦李光弼做河東節度使，分朔方的兵一萬人給他。後來李光弼於安史之亂（安祿山史思明）立下不少戰功，若不是郭子儀這樣的寬大識人，李光弼也決不會如此的。

郭子儀使李光弼，僕固懷恩（僕固是複姓）破賊於振武（在今歸化城南）。乘勝直抵東陘關（今山西代州南）。後來賊將史思明攻陷常山，顏杲卿殉難。李光弼率領蕃漢步騎萬餘人，太原的弓弩手三千人，出井陘，到常山，克復七縣，惟九門，藁城（藁城在今河北省，九門故城在藁城西北二十五



郭子儀與李光弼和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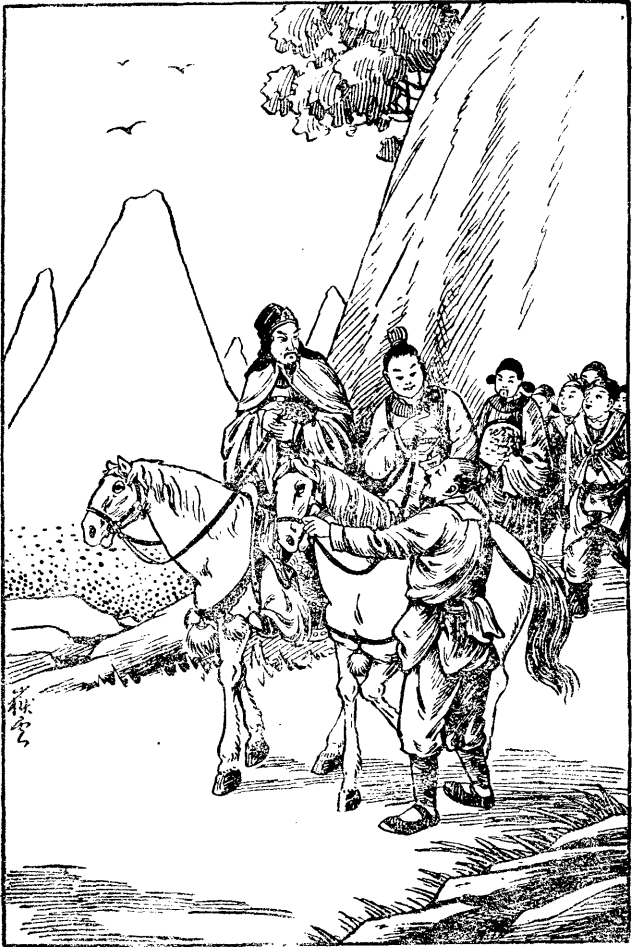
里）尚爲史思明所據。李光弼和史思明相持四十幾天；史思明斷絕常山的糧道，李光弼遣使到郭子儀處告急。郭子儀親自趕到，和李光弼合軍進攻史思明，在九門城南，把史軍打得大敗。史思明收集殘軍，逃奔趙郡去了。自安祿山反後，惟有郭子儀這一戰，算是第一次挫了他的銳氣，使他們知道唐朝的兵威還在，不敢輕視，所以這戰的關係是很大的。

安祿山聽見史思明大敗，便再出精兵去援助他。郭子儀召集將佐謀議道：『他恃着加兵，必定輕視我們；輕我則其心不固，我們必定可以一戰而勝他了。』交戰的時候，勝負未決，他殺了一個步將以儆戒大眾，將士便奮勇死鬪，又將史思明打得大敗，斬首四萬級，生擒五千人，奪獲戰馬五千匹。史思明赤足披髮，逃奔博陵（今河北定縣）。於是河北十餘郡，都斬殺賊人的守將歸降。郭子儀的威名，震動天下。

▲收復兩京

當玄宗出亡奔蜀，走到馬嵬（今陝西興平縣西）的時候，父老都請他留駕，不可入蜀。玄宗命太子對羣衆解釋西行的意思，並且撫慰他們。父老們說道：『皇上既不肯留，那末我們願率子弟們跟從太子向東去破賊，取回長安。』太子不肯。建寧王倓（太子的兒子，後來被人讒害而死）和李輔國執着馬勒諫他道：『逆胡犯闕，四海分崩，不顧人情，怎能復興？太子不如收西北兩邊的兵，召李光弼和郭子儀，與他們併力，討伐逆賊，克復二京，使國家危而復安，這才是盡孝的方法。』太子這才聽從衆議。

郭子儀大破史思明之後，便要直搗范陽，傾覆賊巢，不料忽然得着哥舒翰失敗的消息。暫時便不能如願。原來哥舒翰守潼關，因爲大軍沒有齊集，不敢迎戰，楊國忠假託朝廷的命令，日夜間強迫他出戰，哥舒翰不得已，撫胸痛



子太留挽們老父

哭，引兵出關，爲賊將崔乾祐所敗，潼關便失陷了。玄宗在宮，得了潼關失守的消息，便和楊國忠倉皇出亡。幸而郭子儀聽見太子已在靈武（今甘肅靈州西北）就了皇帝的位。（是爲肅宗。）便率領步騎五萬自河北來。這時肅宗才立，朝威未振；郭子儀既到，人民對於興復的局勢，才覺得大有希望。

唐朝以長安爲西京，以洛陽爲東京，這時一齊陷於賊手，眼前的事情，當然以收復兩京爲最急了。招討節度使房瑄（字次律，河南人），頗想立功，便奏請帶兵去收復兩京，得着肅宗的許可。他倣效古時的戰法，用牛車二千輛，馬步兵夾着前進，賊人順風鼓譟，牛都震驚，賊又用火焚燒，於是人畜大亂，死傷四萬多人。肅宗知道這件重大的事業，非郭子儀擔任不可，於是郭子儀也受命不辭。

他以爲要收復西京，必須先把西京四郊的敵壘掃清，然後才可以得手。於是先取潼關，克復蒲州，收回陝、邕，從此潼、陝之間便沒有賊寇的擾害了。至

德（肅宗年號）二年九月，皇上犒賞各將，遣派他們攻打長安；那時回紇懷仁可汗（回紇或作迴紇，就是現在的庫倫）他們稱君主爲可汗，天寶末年，封其王爲懷仁可汗，派遣他的兒子葉護等，率兵四千餘人來會。郭子儀和葉護交好，大家立誓平定國難，約爲兄弟。廣平王俶（肅宗的太子，便是後來的代宗，其時爲兵馬大元帥，郭子儀爲副元帥）率領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衆共十五萬人，自鳳翔（今陝西縣）出發，到長安城西，列陣於香積寺（在長安縣東）北，澧水之東。郭子儀領中軍，李嗣業爲前軍，王思禮爲後軍。賊將李歸仁以十萬兵列陣于唐軍之北。李歸仁出來挑戰，官軍把他趕回去，直逼賊人的行陣，賊軍齊起，官軍退卻；李嗣業便赤膊執刀，大呼奮擊，斬殺數十人，陣勢才得稍定。回紇以騎兵出賊陣之後，前後夾攻，賊軍遂大潰，自午時起至酉時止，斬首六萬級，官軍便入長安。長安的百姓，老幼百萬人，都夾道歡呼道：『想不到今天會再見官軍！』一種歡聲，響震遠近。長安既定，軍士便大大的



郭子儀入長安百姓歡迎

休息了三日。

安慶緒（祿山的兒子，至德二年，殺父自立，一聽見西京失去的消息，便盡發洛陽的軍隊，使嚴莊、張通儒率領，步騎兵共有十五萬人，與官軍在新店（在陝州之西）相遇，便依山爲陣，聲威甚壯，郭子儀以大軍攻他前面，回紇軍登山襲擊他的背後。但是賊人早有軍隊潛伏在山中，大軍稍微退卻，賊又分兵三千人，斷絕唐軍的歸路，軍心大爲搖動。郭子儀指揮回紇的軍隊令他們前進，在黃埃中連發十餘矢，賊人驚顛道：『回紇來了。』於是便潰散了，官軍和回紇軍兩面夾擊，賊軍大敗而逃。安慶緒棄了洛陽，渡河保守相州（今河南漢縣）。郭子儀奉廣平王入東京，陳兵於天津橋南。民衆都歡呼不絕不久，郭子儀入朝，肅宗派人在灞水上迎接他。肅宗慰勞他道：『雖然是我的國家，實在是由你再造的！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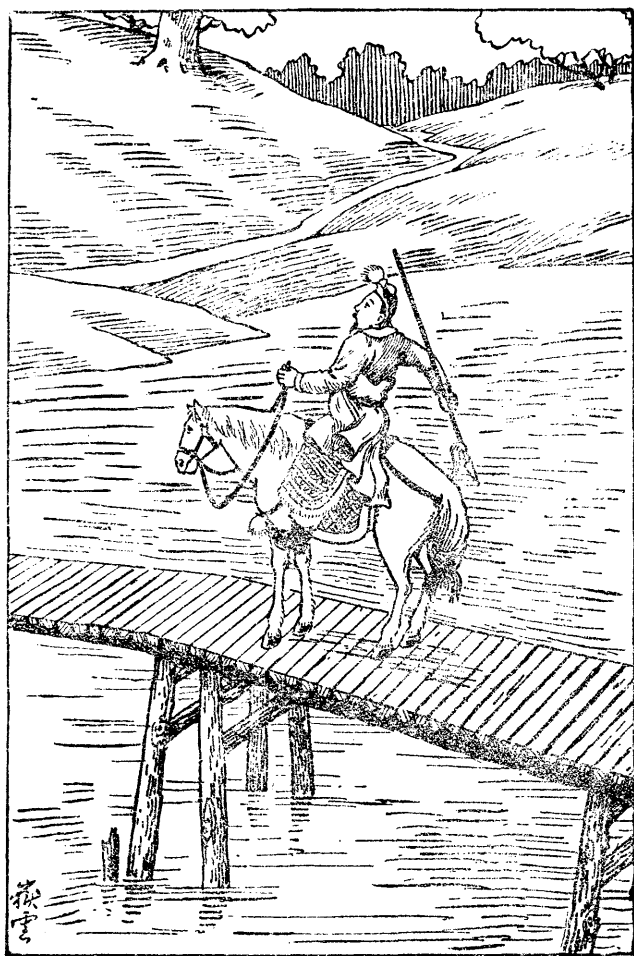
▲魚朝恩的阻阨

肅宗至德二年兩京一齊收復，上皇回宮。（上皇指玄宗，肅宗既立，尊玄宗爲太上皇，這時便迎還西京。）那時安慶緒還在鄴佔據七郡；史思明在范陽還佔據十七郡；高秀巖在河東，也擁兵數萬；唐朝的君臣還不能高枕無憂哩！不久，史思明和高秀巖各以所部前來投降，唐人大喜。但是史思明反覆無常，降而又叛；兩京已經殘破，固守不易，而李輔國和魚朝恩（魚朝恩也是宦官，管領內兵，權傾中外，後被縊殺）相繼用事，蔽賢誤國，肅宗惑而不悟，因此任用將相，便不能如前之專。這樣，唐朝便終於不能振興了。

乾元元年（肅宗第三年）九月，肅宗遣九個節度使，討伐安慶緒，郭子儀也是其中的一個。因爲九個節度使的勳位相等，難相統屬，便不設元帥，教魚朝恩做觀軍容宣慰處置使，指揮九節度使。肅宗以爲這樣支配，再好沒有。

實則各節度使勳位相等，尙且不能你使我，我使你；以一個宦官而指揮九個節度使，真是極不通世務的人，才會有這種辦法，宜乎其要失敗了。

當安慶緒棄了東都而北走的時候，手下步騎，差不多離散盡了，祇有疲憊的步卒一千，騎兵三百罷了。他跑到盜陽縣界。那時盜陽有河東節度使李光弼的屯卒一萬，軍馬三百。慶緒自知已處在必死的絕境了，便對他的幾個兄弟說道：『一總是死，不如刀頭取決。』於是率領家僮數百，設奇計，大破官軍，分八道告捷，命各軍依限屯集。因此諸賊的逆心又固，受他招誘，十日之中，會合數十萬人。慶緒改相州爲安成府。九個節度軍圍攻相州，城中甚危，旦夕可下。慶緒沒有辦法，只得求救於史思明。史思明便引兵來救。各將都想襲擊史兵，郭子儀要引安陽河水灌城，謀議不能妥協，便列大陣於鄴縣南十里，步騎共有六十萬人，軍容甚壯。但是終因爲軍無統帥，進退沒有統一的號令，士卒因此離心。史思明的軍隊，蓄銳已久，兩軍激戰，勝負還沒有分，忽然狂風大



郭子儀扼守河陽橋

起，吹沙拔木，天地晦暗，城下官軍，以爲是賊衆大至，一時全部潰散，戰馬萬匹，甲仗十萬，拋棄盡淨。郭子儀走了二三里，駐馬等待潰散的軍隊和諸將。拆斷河陽橋，以保守東都。政府得報，便命諸軍各還本鎮，以郭子儀爲東都留守。自安祿山造反以來，天下震驚；這時元惡已死，祇存餘孽，假使以郭子儀爲大將，令其餘八個節度使，受他指揮，便不難把餘賊一鼓蕩平。有此大將不用，而竟以魚朝恩爲觀軍容使，位在九節度之上，使將士短氣，以至於敗，肅宗的昏庸，也算達於極點了。

魚朝恩素來妒忌郭子儀功高望重，恐怕不利於己，早已想暗中傷害他。九節度軍在相州潰敗，並不是郭子儀的罪過，兵潰之後，他拆斷河陽橋，使東都不致於再陷。這樣，他不但無罪，而且有功。魚朝恩卻歸罪於他，在肅宗面前，說他壞話，肅宗昏庸不察，便奪去他的兵權，召還京師，教李光弼代領他的軍隊。



將士挽留郭子儀

郭子儀受了皇命，即日就道回京。他的部下都涕泣遮留，不肯放他去。他騙他們道：『我是去餞送皇上的使者的，並不是去啊。』他說完便躍馬而去。李光弼帶着五百騎到東都接收郭子儀的軍隊，他夜裏進了郭軍。郭子儀的部下兵馬使張用濟，那時屯駐在河陽，他和諸將計謀，想以精銳的部隊，突然地攻入東都，把李光弼趕走，請肅宗再用郭子儀。他命令他的兵士都披甲上馬，準備出發。但是有人對他說道：『你以兵趕走李公，朝廷必定疑心郭公授意給你的，這不但與郭公無益，恐怕反而害了他，你又何必如此呢？』張用濟聽他這麼一說，心才明白，便把此意打銷。李光弼帶着數千騎，東出汜水，張用濟單騎來謁他，李光弼大加責罵，隨即把他殺了。郭子儀雖不得朝廷的信用，但因為國難未平，他常懷着憂國憂民的心。不久，史思明再陷河洛，吐蕃也有南侵之勢，政府震恐，束手無策。那時有人對肅宗道：『子儀有大功於國家，現在殘孽未除，不應該棄了他。』肅宗深以為然，便於上元二年九月，以郭子儀

爲諸道兵馬都管使，取范陽。詔書下來十日，又爲魚朝恩所阻。

▲經營河東

肅宗雖然猜疑郭子儀，但是事勢危迫，終不能不屈己相從。上元二年二月，李光弼在邙山兵敗，河陽失守，魚朝恩退保陝州。三年二月，河中太原軍都起來作亂。政府恐怕他們合縱連賊，甚以爲憂。後輩的將帥，威望不足，不能服衆，於是又起用郭子儀爲河北諸州節度行營兼興平國副元帥，進封汾陽王，出鎮絳州（今山西平陽）。肅宗明知郭子儀有平亂的大才，卻廢而不用，直到萬不得已的時候才用他，這真可歎！郭子儀雖被政府擯棄不用，但一聞朝命，便即日赴召，並不記前嫌。他這種愛國之心，真值得欽佩了。

郭子儀將赴鎮的時候，肅宗正在患病。羣臣都不能入見。郭子儀請求道：『老臣受命，將死於外。不一見皇上，便死也不能瞑目了。』肅宗便命他入臥

內，對他道：『河東的事情，全權委託你了。』郭子儀聽了，感激得流涕不止。不料他出師不久，肅宗便死了，政局又起了變化，郭子儀在外，又不能專職了。

郭子儀一出京師，京外的強藩悍將，聽見他的威名，個個都奉命維謹，不敢稍違。肅宗既崩，代宗嗣位。程元振有寵，忌功臣宿將，郭子儀的功勞最高，程元振忌他更甚，日夜在新主面前，說他的壞話，想罷免他的副元帥，改充肅宗的山陵使；你想，教一位攘夷平內的大將，去做皇陵的督工，大材小用，真令人灰心。郭子儀知道這事，心裏很不自安，便上表進呈肅宗前後所賜給他的手詔，懇切陳訴。代宗做太子的時候，和郭子儀曾經同過患難，看見他的奏章，便下詔答覆他。詔書的意思是說自己不德不明，以致大臣憂疑，這都是自己的罪過，自己十分慚愧，叫他勿以爲慮。於是程元振的讒言，便不生效力。

▲留守長安

代宗卽位之後，安慶緒史思明都已死了，但是思明的兒子朝義，尙據洛陽，雍王（名适，代宗的太子，卽後來的德宗。）率兵進討，朝廷想教郭子儀做他的副手，而魚朝恩程振元亂政，硬從中作梗，以致不能實現。不久，梁崇義據襄陽叛變，僕固懷恩又在汾州起兵，引回紇吐蕃的兵，入寇河西。廣德元年（代宗年號）冬十月，吐蕃到奉天（今陝西乾縣）京師震駭，政府急令郭子儀出鎮河陽，去抵禦他。但是因爲閒廢的日子太久了，他的部曲早已離散，倉卒之間，祇召募得二十騎，便帶着前去。等他趕到咸陽，吐蕃兵已經渡過渭水。郭子儀請政府添兵，又爲程元振所阻。吐蕃便直入西京。代宗出奔陝州，六軍逃散，多到商州（今陝西縣）幹搶掠的生涯。

郭子儀對他的部將王延昌道：『大軍逃潰，多往商州。趕快去把他們收編。』王延昌便趕到商州去招撫，那時各將正在縱兵暴掠，聽說郭子儀招撫他們，都大喜聽命，結果得四千人，軍勢稍振。郭子儀流淚告諭將士，共雪國恥，



段 秀 實

收復長安；全軍都感激，願受約束。

代宗在陝州，憂慮吐蕃出潼關，

便調郭子儀去保護他。他上表道：

「臣不收復京城，無以見皇上。若兵

出藍田（今陝西縣），寇亦不敢東

下。」代宗許可。其時鄜坊節度判官

段秀實（字成公，開陽人）勸說白

孝德引兵赴難。白孝德便即日引兵

趕到京畿，與蒲陝華商四處之兵，合

力進攻。吐蕃聽到這個消息，大為驚恐；京師的百姓，又嚇他道：「郭汾陽王從

商州帶着大兵就到了。」於是吐蕃不戰而退，西京便又收復了。郭子儀奉命

爲西京留守。

自從吐蕃入寇，代宗出奔，天下的人都歸過於程元振，太子更恨得他厲害，程元振心裏駭怕，又見郭子儀立了大功，知道代宗必定聽從他的話，便勸代宗不要回長安而定都於洛陽，所以有教郭子儀留守西京的命令。長安自從唐初建都以來，經過歷朝的经营，宮殿市廛，都是盛極一時。依那時的形勢，作都城的地方，是沒有再比長安好的了。因此郭子儀便上疏切論東西兩京的利害，暢達透切，竭力勸代宗仍回長安。代宗看完他的奏疏，不覺流淚，對左右的人道：『子儀的用心，真是忠於國家的大臣，我要急還京師。』便於十一月自陝還宮。郭子儀伏地請罪。代宗停車慰勞他道：『我不能早用你，所以失敗到這樣！』代宗的這句話，似乎還有自知之明。

▲單騎退敵

自古以來，君主旁邊有了小人，大將決不能立功於外。代宗雖然因為柳

沉的話，不用程元振；但程元振仍舊穿着女人的服裝，伏處宮中。郭子儀怕那班小人常說他的壞話，很不自安。他常想棄官歸隱，學古時的范蠡張良，（范蠡相越滅吳，功成之後，扁舟泛五湖，不知所終。張良助漢得天下，封留侯，晚年棄官而歸，自己說是從仙人赤松子遊。）但是轉念一想，覺得大臣應該和國家同休戚，不應該在時事艱難的當兒，只顧自身的安全，因此徘徊未發。不料僕固懷恩的驚耗又來到了。

僕固懷恩從前曾經助唐收復兩京，有大功，他一家之中死於王事的，有四十六人。後來魚朝恩與他不和，他心中忿忿不平，便反了唐朝。那時邠州（今陝西）別駕李抱真（字太元）自邠州回京，代宗問他對付懷恩的方法。李抱真對道：『這是不足憂的，朔方的將士，思念郭子儀如同自己的父兄，陛下如以子儀鎮朔方，他們便自來歸順了。』代宗以爲然，便以郭子儀爲關內河東副元帥，河中節度等使。僕固懷恩的將士聽見了，都說：『我們從懷恩』

爲不義，有何面目見汾陽王？」

廣德二年，僕固懷恩又引誘吐蕃，回紇，黨項，數十萬人入寇。政府大恐。郭子儀道：「這不足憂，懷恩雖然驍勇，但是素失軍心。他本是我的偏將，他的部下，也都是我的部曲，我待他們，曾有恩信，現在聽見我來到了，他們必不忍用武力對我。」

郭子儀到了奉天（陝西乾縣），諸將都請擊賊，郭子儀道：「敵軍深入，利於速戰；他的部下，素來感激我，我從緩進攻，他們自然會變心。」便下令道：「誰敢說戰的便斬首。」於是堅守營壘，等待敵軍自變。不久，賊人果然不戰而退。賊去之後，郭子儀自涇陽（今陝西縣）入朝，代宗賜他鐵券（鐵券是古時帝王賜給功臣的，其形如瓦，外刻履歷以紀其功，中刻免罪減祿之數，以防其過。字用金嵌，各分左右，左給功臣，右藏內府，有故則合之以取信。唐朝賜大功臣的鐵券，券上刻文，許其犯死罪九次，或三次，都不抵罪，其實就是免死

牌。隨命他出鎮河中。

永泰元年，吐蕃自北道趨奉天；黨項自東道趨同州，吐谷渾奴刺（刺盧達及吐谷渾別種）自北道趨盤屋（盤屋音舟質，今屬陝西）；回紇繼吐蕃之後，僕固懷恩又以朔方兵繼之。郭子儀奏請代宗說：敵人都是騎兵，其來如飛，不可輕視，請使諸軍節度各出兵以扼守要塞。代宗照他的話辦了。沒有幾時，懷恩忽然得着急病死了。吐蕃兵十萬人到奉天，才就地紮營，朔方兵馬使渾瑊（音箴，鐵勒部人，驍勇善戰）帶着驍勇的騎兵二百，衝殺過去，吐蕃的兵潰散四逃，渾瑊夾他們的一員將官躍馬而還，士氣大振。到夜裏他又引兵去襲擊，殺死千餘人。恰巧一連下了十天大雨，寇不能進兵，便大掠而去。

吐蕃退到邠州，遇着回紇，大家又連合入寇，合兵圍攻涇陽。郭子儀祇命嚴爲戒備而不出戰。其時二寇因爲懷恩已死，彼此爭長，失和。郭子儀聽見這個消息，大喜，便派遣牙將李光瓚去游說回紇，約他共攻吐蕃。回紇聽說郭子



郭子儀單騎入敵營

儀還在，不信，對李光瓚道：「令公（郭子儀做尙書令故稱令公）還在嗎？僕固懷恩說皇帝已棄了國家，令公也已經死了，中國無主，我們才從他來的。令公如果尙在，可以一見麼？」李光瓚回報子儀，子儀道：「現在衆寡不敵，難以力勝，從前與回紇相交甚厚，不如挺身去游說他，可以不戰而平。」諸將請他挑選精騎五百爲衛護。子儀道：「不必，這樣反而不妥。」郭晞（子儀的第三子）扣馬諫道：「大人是國家的元帥，怎麼可以輕身嘗試呢？」子儀道：「現在戰則父子都死而國事也危險，去用至誠和他講說，或許幸而成功，則便是國家的幸福了。就是不然，我身雖沒，而家可全。」說完，便以馬鞭擊他的手道：「去！」於是帶着幾個騎士出去，使人傳呼道：「令公來了！」回紇大驚，他們的大帥藥葛羅（可汗之弟）執弓注矢，立於陣前。郭子儀免冠釋甲，投槍而進。回紇的各酋長彼此相顧道：「是啊！」便都下馬羅拜。郭子儀向藥葛羅罵道：「你們回紇有大功於唐朝，唐朝酬報你們，也不算薄，怎麼負約，深入我地，

棄前功，結後怨，背恩德而助叛逆呢？況且懷恩叛君棄母（懷恩反，他的母親提刀趕他道：「我爲國家殺此賊！」）於你有什麼恩意呢？現在我挺身而來，聽你們把我殺了，我的將士，一定要和你們死戰的。」藥葛羅道：「懷恩欺騙我，他說皇帝晏駕，令公也去世了，中國無主，我所以才來，現在都不是的，懷恩又爲天所殺，我們那裏肯和令公戰呢？請爲公盡力，以謝前過。」郭子儀便取酒和他們的酋長共飲。他先舉酒發誓道：「大唐皇帝萬歲！回紇可汗萬歲！兩國將相萬歲！如有負約的，身亡陣前！」藥葛羅也道：「如令公的誓言！」於是各酋長大喜道：「軍中的巫人說，此行安穩，不與唐戰，見一大人而還，現在果然不錯了。」郭子儀便勸說他們轉攻吐蕃。回紇一面遣他們的首領入朝，一面率全軍進攻吐蕃。在靈武臺西原，把吐蕃的十幾萬大兵，打得大敗，所俘獲的牛羊駝馬，竟接連着有三百里不斷。

當寇警不絕地傳來的時候，代宗正和百官在西明寺講佛經，毫不以爲

意。假如沒有郭子儀，不知是怎樣的一個結果哩！

▲郭子儀的晚年

唐朝到肅宗和代宗的時候，強藩專權，民生凋敝，所以常常發生西蕃入寇的事情。一有警耗，長安便不能安居。大局如此，雖有郭子儀，也不能挽救。可知一個國家，應該在無事的時候，大家努力建設，保全牠的昌盛；等到危亡已在目前，才憬然地發動愛國之心，想恢復他從前的榮名，那就已經來不及了。郭子儀雖然以權變說退回紇，打敗吐蕃，但是他也知道這並非長治久安之計，不過暫時的苟延殘喘罷了。他回朝之後，代宗在延英殿召見他，談到西蕃入寇，苦戰不休，他只是流淚不止。

他想，要制服敵人，非練兵不可，但是連年荒亂，民不聊生，籌劃軍餉，很不容易。他在河中的時候，親自耕田百畝，爲士卒先導，於是士卒都不勸而耕，野



田承嗣特為郭子儀屈膝

無曠土，軍有餘糧。他的年紀越高，他的功勞也越崇，雖然強藩悍將，沒有一個不畏他如神明，走卒販夫，沒有一個不敬他如父母。那時有一人，名田承嗣，是史思明的降將，據着魏州，爲各節度使中最傲悍無禮的人。有一次郭子儀遣使到魏州，田承嗣西望叩拜，指着他的膝蓋對使者道：「這膝不屈於人，已經好幾年了，現在特爲郭公而下拜。」又有一人，名李靈曜，據着汴州，所有公私的財賦，都不敢從他的境界裏經過，獨有郭子儀封幣經過他的地方，他不但不敢扣留，而且還派兵衛送。當時虎狼之輩，沒有一個不是這樣畏服他，這樣敬重他。

德宗建中二年，郭子儀已經八十五歲了。這一年的夏天，他忽然患病，而且很厲害，以致醫藥無靈，便於六月十四日死了。他有八個兒子，七個女婿，都做大官，孫子有幾十人。他在世的時候，對於一羣來問安的孫子，他都辨不清楚誰叫什麼，誰是誰的兒子，只點點頭而已。後輩中做參佐官吏的，有六十餘

人，位至將相的，不可勝數；每年所入官俸有二十四萬貫（唐朝時候，每一千錢爲一貫，）私利還不在內。他的住宅在親仁里，佔全里四分之一的地方，其中通一長巷，全家上下有三千人。前後賜良田美器名園甲館，不可記數。代宗對於他稱大臣，而不叫名字。他做了二十年的重臣，國家的安危，幾乎都繫在他一人身上。自古以來，像他這樣幸福的人簡直沒有第二個。所可惜的，就是朝中有奸臣，外面多敵國，他雖然馳驅一世，而臨死的時候，猶不免有遺憾！可知君主昏庸的國家，雖得人材，也不能治；忠臣良將，也祇有鞠躬盡瘁而已，成敗利鈍只好置之不顧了。

郭子儀的長子名曜，性孝友謙謹，代子儀治理家事，少長千人，各得其所。他的兄弟，飲食起居，都是崇尚奢侈，惟有他卻儉樸自處，一點沒有富貴子弟的習染，這是很不容易的。子儀死後，楊炎盧杞等，又相繼用事，功臣的後裔，尤爲他們所忌，而郭氏能夠不受他們的害，都是郭曜的力量。

郭晞是子儀的第三子，少年時善於騎射，常從父親征伐，建立不少奇功。郭曖是子儀的第六子，娶代宗第四女昇平公主。孫郭鈞曾孫郭承嘏也都是有名的人物。郭子儀的子孫世世貴顯，和唐朝相終始，真可謂自古未有的盛事了。

▲遺事

「英雄不拘小節，」這是中國的一句老話。解釋這話的人都說，英雄的智勇，多出於天賦，不像學者積幾十年的修養，才能如孔聖人所謂「非禮勿動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行，非禮勿視。」自有了這句話，於是酒色貪橫，反變了英雄的本色，這豈不是荒謬絕倫！郭子儀一生的功業，已如上述。讀者自然沒有不許他爲英雄的了。但是看他平居克己自治的嚴謹，就可以知道酒色貪橫不拘小節的人，萬不能算英雄，必須如郭子儀這樣，才算真英雄哩。所以現

在再把他的私德，來略爲敘述一下。

郭子儀的第六子曖，娶昇平公主，有一次，他和公主吵嘴，他說：『你以爲你的父親是皇帝嗎？我的父親把皇帝看得很輕，不要做哩！』公主聽了這話，十分氣惱，便立刻進宮，哭訴他的父親。德宗對她道：『這個你不懂得，他的確是如此，假如他要做天子，天下還是我家的嗎？』便對公主慰諭一番，叫她回去。郭子儀知道此事，忙綁着曖入朝待罪。德宗道：『俗語有句話，「不癡不聾，不爲阿家翁」，兒女閨房中的話，何足聽呢？』郭子儀回去，把曖打了幾十杖。邊塞事急的時候，政府便派郭子儀出征，立功後便回朝，這是常常如此的。大曆四年，他自邠州回來，魚朝恩邀他去遊章敬寺，元載恐怕他們交好，便祕密告訴他道：『朝恩想乘此害你。』子儀不聽，將士都請束甲跟去。子儀道：『我是國家的大臣，他沒有皇上的命令，怎麼敢害我。他若是受了命令而來，那末你們妄想怎麼？』他便帶着幾個家僮而去。魚朝恩看見他輕車減從，祇

帶幾個家僮而來，甚爲驚奇，問他什麼緣故。因爲子儀的地位，和他一身關係的重要，出門的時候，扈從的人不能如此簡單。所以動問。子儀便以他所聽見的話告訴魚朝恩，並且說道：『恐怕你忙煩，故不敢多帶隨從。』魚朝恩聽了，撫膺流涕道：『若不是像這樣的忠厚長者，誰能不見疑呢？』

郭子儀在朔方的時候，曾經奏請除任州縣官一人，而政府不答。他的僚屬都覺得奇怪，心中很抱不平。子儀道：『兵興以來，各方藩鎮，都很專橫，凡有所求，朝廷必委曲順從他們。現在我所奏請的，朝廷以爲不可行，便不行，這上是不以武臣相待，而親厚我，有什麼可怪呢？』各人都大敬服。

郭子儀不喜歡他的部下張曇。吳曜又從中進讒言，他便奏張曇煽動軍衆，將殺他。掌書記高郢力爭以爲不可。子儀不聽，又奏請貶降高郢。後來他的屬員多託病求去。他懊悔前事，便將他們都薦於朝廷。並且說：『吳曜誤我，於是把吳曜驅逐了。』

代宗將葬，禁止屠宰，郭子儀的僕人犯了禁，金吾將軍裴諝奏聞朝廷。有人對裴諝道：『你不替郭公留一點面子麼？』裴諝道：『這正是替郭公留面子的啊。郭公勳高望重，現在皇上新即位，正懷疑羣臣趨附他的很多，我便故意告發他的小過，以表明郭公並沒有多大的勢力。這樣，上尊皇帝，下安大臣，豈不可以嗎？』子儀知道了，便去謝他。

有盜把郭子儀父親的墳墓掘發了，捕盜未獲。大家以為魚朝恩素來恨子儀，便疑心是他主使的。郭子儀也知道這個緣故。他自涇陽回朝，大家恐怕他要追究，都十分憂懼。他入朝見皇上的時候，皇上談及這事，他號哭奏道：『臣久主兵權，不能禁暴，軍士殘害人民的墳墓很多。這是臣不忠不孝，致受上天的責罰，並不是人和我為難啊。』於是朝廷才安。

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入寇，郭子儀命他的三子晞，率兵去救邠州；晞放縱士卒，在外作惡，節度使白孝德頗為憂慮，又不敢說段秀實便自請做他軍

中的都虞候有一天，晞軍入市取酒，刺殺酒翁，打壞釀器，段秀實派兵把鬧事的晞軍全數斬頭，把頭穿在槍尖上，把槍插於市門口。晞軍全營鼓噪，都披甲執兵器，準備廝殺。節度使白孝德大爲恐慌。段秀實道：「不要緊，我去解釋。」便選一個跛腳的老兵牽着馬到郭晞的營門，披甲的兵士出來，秀實笑着進去道：「殺一個老卒，何用披甲？現在我戴着我的頭來了。」郭晞出來見他，他便責備他道：「副元帥（謂郭子儀）功勳塞天下，總想有始有終。現在你的兵卒作惡，恐怕就要生亂，亂則罪及副元帥，那時郭氏的功名，恐怕不能保存了！」他話沒有說完，郭晞便再拜道：「幸而得着你的教言，敢不從命？」便喝令左右解甲，敢喧譁的便處死刑。明日郭晞又到白孝德處謝罪。這雖是郭晞的勇於改過；但也是子儀的良好的家庭教訓。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08 0851B

編主昶應徐五雲王
集一第庫文生學小
(三五四一一)

儀 子 郭

究必印翻有所權版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月初版

一册定價大洋壹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原著者

孫毓修

譯語體者

陳倩如

發行人

王雲五
上海河南路

印刷所

商務印書館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

商務印書館
上海及各埠

(本書校對者徐壽齡)



小學作文
第四冊

~~663551~~